

过去三十年已经表明，情感的力量在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开明的十九世纪愿意承认的程度。在情感力量中，宗教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拥有2.5亿信徒的伊斯兰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曾经是当时最具侵略性的信仰，在几十年内征服了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中亚的土地，并将新月半岛带到太平洋。经过一段相对默默无闻的时期后，它现在再次成为一个政治因素。中国在西亚的角色及其对当前战争的态度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关穆斯林问题的焦点逐渐向东转移，从埃及到叙利亚、伊朗、阿富汗和印度。德国向高加索和中亚的推进无疑会在苏联中亚地区暴力反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穆斯林中产生反响，而这些穆斯林又与他们在中国的宗教兄弟密切相关。上一期我们发表了一篇鞑靼人写的关于俄罗斯土耳其人的文章。现在，我们继续讲述中国穆斯林的故事，作者可能和在世的任何人一样，对中国穆斯林有着丰富的亲身经历。从孩提时代开始，埃芬伯格每天都在报纸上读到日俄战争的报道，他的兴趣就一直是研究亚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请求并获准加入土耳其军队，之后他来到中国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教会。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里，除了四个省之外，他走遍了所有省份。然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的远西地区度过的，在四川和西藏东部担任宣教主任，并在兰州总部担任了四年西北地区的总监。他的大部分旅行都是在在一辆特别设计的汽车里完成的，他是第一个开车到达科科诺的人。

## 穆斯林问题——一个世界问题亚洲大陆动荡不安。

过去几十年，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亚洲的新面貌仍在形成中。与日本在远东的觉醒平行，亚洲生活中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发生——穆斯林世界的觉醒。当你意识到地球上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人是先知的追随者时，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巨大。虽然穆斯林问题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全世界关心的问题，但它主要是亚洲关心的问题，因为亚洲人口众多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中有超过1.5亿是亚洲人。它们形成了一条横跨旧大陆的宽阔地带，西起地中海，东至黄海。

除此之外，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还有3000万至4000万穆斯林，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有6000万至7000万穆斯林，总数约为2.5亿。“曾经是穆斯林……”穆罕默德成功的秘诀是所有穆斯林都有一种包容一切的兄弟情谊的深刻意识。这种意识是基于他们神圣的文字。在《古兰经》，《古兰经》第3章97-98节，我们读到：“虔诚的信徒啊，你们应当荣耀安拉，绝不死于非穆斯林……记住，由于真主伟大而可敬的行为，你们都已成为一个伟大的兄弟。”因此有句谚语说：“一日为穆斯林，终身为穆斯林。”不论家庭、氏族或肤色，穆斯林出生在一个新的种族中，这一纽带永远不能被打破，除非付出死亡的代价。这可能是基督教会穆斯林世界失败的原因，至少是部分原因。我知道有一个宣教社团，在近东的穆斯林中间努力工作了四十年，却没有一个穆斯林皈依。另一个社会已经发展了200多年，却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当然他们也有皈依的人，但他们都是来自其他民族，来自其他来源。没有一个是信奉火与剑先知的人。“一日为穆斯林，终身为穆斯林”这句话似乎在今天和一千年前一样屹立不倒。

## 中国的穆斯林

在没有任何可靠的查证的情况下，有关中国穆斯林的数字相差很大。根据最可靠的当局，他们的人数估计在2 000万至2 500万之间。因此，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他们的人数比他们的信徒多四倍，而中国在世界穆斯林国家中排名第三，庇护了更多的穆斯林除了印度和荷兰东印度群岛，穆斯林人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在一些地方，特别是中国的中亚地区，穆斯林人口与华人人口的比例为7:1。此外，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都有大量的穆斯林社区。北方的北京有20万穆斯林人口；南方的广州有10万；西部有成都等8万人。还有一些地区只有很少的穆斯林，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穆斯林。然而，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中国各地或多或少地找到他们。从蒙古平原到印度支那和云南，从中国的海洋到中亚的边界，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找到西姆的儿子们。我甚至在世界屋脊发现了它们，栖息在西藏东部和北部的草原上。

## 他们是中国人的吗？

总的来说，中国的穆斯林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外来的。他们是异乡的陌生人。他们远道而来，迫于环境的压力，在一个有着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心态、不同习俗和宗教的民族中定居下来。中国的文学和历史就是指他们回教，Hui stands“朝”的意思是“移居国外的人”，因此“移居国外的穆斯林”。1911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它确定中华民国由五个民族组成，都生活在中央王国的边界内。这五个民族被命名为：包括中国人、满族人、蒙古人、穆斯林和藏族人。代表这五个种族的五色旗帜被采用，白色代表穆斯林作为一个不同于中国人的种族。

在宗教活动中，中国的穆斯林很难被称为有侵略性。与中国人通婚绝非罕见，但主要是一方通婚。穆斯林经常娶中国女孩

为妻，但很少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中国人。这种结合的孩子，特别是儿子，在穆斯林信仰的精心培养下长大，增加了穆斯林的数量;但是很少有所谓的“直接改宗者”。然而，无论这些人有多少，有一个分支不属于上述三个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可以真正地称之为“中国穆斯林”。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区分“中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

## 穆斯林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被认为是黑暗、神秘、封闭的东方之国。然而，大量的穆斯林不仅进入而且在整个中央王国定居。据记载，早在公元1000年以前，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穆斯林社区的清真寺就有5000多座。

the great way

东方，北京和罗马。这是新月派自由渗透到中央王国的重要通道。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发现，从西边的伊斯坦布尔到东边的北京，这条伟大的道路上几乎到处都居住着穆斯林。直到十年前，也就是在中亚修建一条与这条公路平行的高速公路之前，所有的交通都是由穆斯林专门处理的。穆斯林在中国的故事和穆斯林的历史一样古老。据记载，当穆罕默德还活着的时候，他的一个堂兄弟瓦阿比卡布沙来到了中国。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他是穆罕默德的舅舅。堂兄或叔叔——事实是，他是第一个穆斯林，但不是第一个阿拉伯人，在广东和一群商人一起上岸的，他们都是新信仰的追随者。他的名字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永垂不朽，与他一起开始了中国穆斯林的迷人故事。

## 配图文字：

中国穆斯林清真寺的“月亮塔”，顶部是新月，装饰着阿拉伯文字

青城苏的内部。右边背景中的台阶通向讲坛，而前景中的巨大雕刻铭文写着“安拉”。

这是一家伊斯兰餐馆，从最上面的“回回”字，水壶象征着纯洁，还有羊和牛的图片表明这里不供应猪肉

在这光荣的开端之后，又有一位“大使”，带着大批商人从阿拉伯派往中国。他们沿着先人的路线，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到达中国Emperor Tang Yuan Kai, Emperor Tang Yuan Kai,大约在公元625年，他们定居在中国沿海的几个不同的港口，北至杭州。来自巴格达的盟友伊斯兰教在中国最伟大的扩张时期之一发生在八世纪末。反对政府的动乱和叛乱爆发了，全国处于恐怖状态。为了镇压起义Emperor Tang Emperor Su Tsung (south)他向他的朋友阿布·贾弗呼吁，阿布·贾弗是巴格达第四个哈里发国的哈里发。当时的阿拉伯人正处于权力和荣耀的鼎盛时期，哈里发阿布尔(Caliph Abur)响应号召，派出一支由他最优秀的骑兵组成的军队前往中国。他们选择了中亚大道。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们的人数在四万人到一万人之间。这些坚强的战士粉碎了叛军，但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祖国。他们发现这个中央王国比阿拉伯的沙漠平原要舒适得多，所以他们表达了把它作为新家的愿望。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皇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他们被允许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以小群体定居，并娶中国女孩为妻。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记载了早在10世纪就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社区，而这些社区被认为是现在中国穆斯林人口的核心。

即使是现在，在这些阿拉伯士兵的许多后代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血统。阿拉伯人的特质已经胜过了中国人。尽管在中国人中间生活了几个世纪，尽管他们之间通婚

西姆的儿子和汉的女儿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中留下了印记，事实仍然是他们保留了许多特征、举止和习俗的特点，这些特点明显地将他们与中国人区分开来。中国西南部的穆斯林中国的大多数穆斯林居住在西南和西北两省。云南的穆斯林人口有300万到400万，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人口超过1100万。西南部的穆斯林有一段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祖先可能是移民，但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云南土著——诺苏，或罗洛，和苗族部落——的皈依者组成的。它们的历史也更近一些。13世纪末，蒙古王朝时期，忽必烈派他的大臣奥马尔到云南做太守。奥马尔是移民，也是穆罕默德的忠实追随者。他号召许多穆斯林到云南，并把他们安置在全国各地，作为传教传教士，目的是让所有的野生原住民皈依先知。他的计划大获成功。他去世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和忠诚的工作，云南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先知的追随者。

## 大西北

中国的中亚地区，常被称为“大西北”，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曾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和流血事件，也是许多陌生民族的家园。事实上，大西北地区比中国更国际化。这里生活着许多性格相反的不同民族。我们可能会发现西藏人和中国人、蒙古人和穆斯林、俄罗斯人、土著居民和其他民族。旅行者可以听听到许多奇怪而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各种汉语方

言、突厥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藏语、波斯语、俄语等。公元四世纪，匈奴人从大西北地区出发，开始了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迁徙。在第十三章的开头世纪铁木清被立为成吉思汗——“酋长中的酋长”。今天，大西北地区仍然是数百万穆斯林的家园，事实上，中国一半以上的穆斯林居住在大西北地区。这些大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从哪里来，在什么时期来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外观和建立在那里。但是，与西南部的穆斯林相比，西北部的穆斯林似乎明显是移民的后裔。他们有非常强烈的种族，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感情。下面的小事件说明了这一点。

在甘肃兰州的城市广场上，我曾遇到一群回族穆斯林在卖皮草。我以中国人的礼貌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的家，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去哪里。他们立即坚定地回答:“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和你们一样是外国人。”当然，他们从来没有虽然他们是在大西北地区出生长大的，但这就是他们的感觉。今天在中国，尤其是在西北地区，有数百万穆斯林，他们可能也像我的那些回族朋友一样，认为自己是外国人。

## 穆斯林和西藏人

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似乎都来自小亚细亚和中亚，他们都沿着同一条路走了这条路。我们提到过，在8世纪，阿拉伯骑兵是如何成功地沿着“伟大的道路”前进的

穿过中亚。很有可能的是，在他们平息了西藏起义，并获准将中央王国作为他们的新家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愿意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定居下来。此外，对于皇帝来说，在西北地区保留一支由这些强壮的士兵组成的队伍来对付藏人任何进一步的叛乱企图是很自然的。西北的穆斯林至今仍是西藏人的死敌，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大西北地区不仅是穆斯林和中国人激烈战斗的地方，而且多次成为穆斯林和西藏人的战场。每当这两支野蛮的军队在战斗中相遇时，西北的大地就会被鲜血浸透。在全中国，我没有发现像大西北那样有这么多破败的村庄和城市，它们默默地见证着仇恨和复仇的破坏力。这些阿拉伯沙漠之子的后代似乎从未忘记他们伟大的哈里发的命令，并始终忠于他们被派去的目的，即征服西藏人。

## 蒙古和突厥穆斯林林蒙

古穆斯林是曾经强大的中亚部落维吾尔族的后裔。他们迁移到中国中部的突厥斯坦，与蒙古人通婚并被蒙古人吸收，蒙古人又加入了阿拉伯移民，并与他们通婚。这种种族和血统的三重混合在今天被称为回鹘，中国人称之为羌欧穆斯林。(Chan, 捆绑, t'ou, 头, 有Chan t'ou Hui, 或“捆绑头部的穆斯林”，也就是Chan t'ou Hui, 或“捆绑头部的穆斯林”，也就是裹头巾的穆斯林。)他们有自己的习俗和语言维吾尔人，据说他们参加了阿提拉麾下凶猛的匈奴人入侵欧洲的战斗。今天，他们的野性和独立性丝毫不亚于他们的堂兄弟阿拉伯人。突厥回族或撒拉回族穆斯林是大西北穆斯林的后来者。它们目前在甘肃，兰州西南约一百英里处，在铁陶和宣化附近。访问他们所在的地区时，我对他们的谈话一点也听不懂感到非常困惑。像其他族群一样，他们有自己奇怪的语言。他们的故居似乎不是在波斯就是在撒马尔罕。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当成吉思汗征服了巴格达哈里发，回到西北时，他带回了成千上万的波斯士兵。这些战士定居在大西北地区，可能是现在撒拉穆斯林的祖先。另一个在撒拉人中很常见的故事是关于他们祖先的家乡是撒马尔罕，故事如下。

## 白色驼色，红色胡须

由于他们肆意掠夺，破坏公路安全，撒拉尔人被他们的统治者穆罕默德的亲戚驱逐出撒马尔罕。他们被禁止返回，违者处死。在他们出发的时候，他们的统治者给了他们三样东西:一头白骆驼，一瓶水和一袋特殊的土壤。他们被告知，白骆驼会带他们到未来的家园，那里的水和土壤将与给他们的标本相对应。一天，在经历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后，他们惊奇地看到他们的白骆驼站在山腰的岩石上，形状完美。他们测试了水和土壤:两者都证明与他们的标本质量相同。当他们寻找他们的白骆驼时，他们没有找到

它——它神秘地消失了。所以他们相信他们终于找到了新家，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一直住到今天。与阿拉伯人和维吾尔人的后代不同，他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居住地，他们祖先的野性血液似乎仍然在许多撒拉穆斯林的血管中跳动。他们在大西北地区因其强盗本性和肆意掠夺而臭名昭著。在我穿越中国西部和大西北的旅途中，我见过公路和小路上的土豪不下十六次。在这些场合中，有13次我有幸见到了中国人所称的Sem的儿子们Hung Fu Tzi," red whiskers,"因为许多穆斯林都留着红胡子。每当我遇到他们，我就给他们我的名片，并和他们交朋友。但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一张卡片作为回报。如果他们没有，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他们奇怪的事情上，他们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尽管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的住所，我一直怀疑我那些看起来很狂野的朋友们是那只神秘的白骆驼的追随者。每次我提起他们，总是在甘肃的某个地方，他们被收养的地方。突厥语或萨拉穆斯林的语言与现代土耳其语有关。任何会说那种语言的人都能理解他们的语言。有一次我的车出了车祸。马朴芳省长把他的车给我送去。理解语言。有一次我的车出了车祸。马朴芳总督让我用他的车去塔尔寺。他的一个秘书趁机和我们一起去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告诉我他出生在阿德里安堡，他实际上是一个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人。

## 阿拉伯语是他们的语言

西北部穆斯林的主要语言是阿拉伯语。我到过他们在青海首府西宁等地的学校，还参观过甘肃何州的回教大学。他们几乎所有的主要教学工作都是用阿拉伯语完成的。因此，在中国人中间生活了一千多年的穆斯林保留了许多他们自己的特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西宁拥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有一千多名毛拉，他们是伊斯兰信仰的教师。他们都只使用阿拉伯语。西宁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商业和商业主要由穆斯林来处理，但是很少有商人能掌握足够的中文来书写他们自己的商业账目，也没有一个中国职员。账目必须用中文记录，因此，即使是最小的商店也需要中文店员。与此相反，几乎每个家庭都能找到并阅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我曾有幸成为大西北地区几位穆斯林省长的客人。我曾经把一本新的中文医学著作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中的一个。但出席的官员询问是否有阿拉伯文，说：“总督是一位著名的、杰出的阿拉伯文学者，但他对中文没什么用处。”事实上，一般来说，大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并不怎么使用汉语，至少在书面形式上是这样。对他们来说，英语只是第二语言。他们的目光转向西方，而不是东方；他们的心向往的是近东和麦加，而不是中国、北京、南京或重庆。来自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的毛拉经常访问大西北地区的穆斯林。

去麦加朝圣是每个西北穆斯林的目标和抱负，就像拉萨是每个西藏人的目标一样。“Hui uh er chiao”(回无二教)——“Islam is the undivided”宗教——是他们最喜欢的口号，也是他们向西倾向的一种表达。

## 穆斯林和中国人

穆斯林在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故事。太多的东西都是用鲜血写成的。几个世纪以来，叛乱不断，大部分是穆斯林针对中国人，也有一些是中国人针对穆斯林。其中一些影响范围很广，持续时间很长。公元877年，在王巢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起义。在一场仇恨的风暴中，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和中国人被屠杀。1385年，一场针对中国穆斯林的大规模迫害正式颁布

他们的未来会怎样？一些人声称，中国的穆斯林在时间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中国人，不仅在习惯和态度上，而且在民族感情和性格上。如果这是真的，中国就没有穆斯林问题了。虽然这可能是某些个人或在东部的一些小社区的情况，但这肯定不是真的

大多数穆斯林生活在这里。今天，中亚的力量平衡主要掌握在穆斯林手中。重庆政府意识到这一事实，将大西北的几个省份置于穆斯林政府之下。但也有其他省份，如甘肃，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仍然在中国的直接统治下。正是这些国家一直是动荡的根源。目前，对霸权的争夺可能被认为是暂停而不是结束，政府在试图调整这些地区穆斯林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异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 奥马尔清真寺打来的电话

但目前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当今穆斯林问题的真正问题在其范围上要广泛得多。我们必须牢记穆斯林信仰真主阿拉的普世审判，所有穆斯林都将参加所谓的“圣战”，这是为了将他们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此外，他们认为要求这一判决的呼声来自耶路撒冷的奥马尔清真寺。在古兰经，苏拉1,40中我们读到：“呼喊者将从附近的地方呼喊，那是所有穆斯林都能听到的地方。侯赛因说：“这附近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在当今许多穆斯林的心目中，耶路撒冷的地位高于麦加和麦地那，这确实意义重大。对他们来说，这是圣城，根据最古老的伊斯兰教义，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都将在安拉的审判日召集起来参加“圣战”。我们生活的时代预示着重大事件的临近。巨大的变化穆斯林世界——近东和中亚——极有可能成为风暴中心。一场伟大的泛伊斯兰运动正在进行中。它的使徒也来到中央王国煽动先知的追随者。他们希望整个穆斯林世界团结起来，摆脱目前的枷锁。

## 圣战？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阿富汗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然没有显示出穆斯林世界的绥靖迹象。近年来，在中亚地区，穆斯林和布尔什维克作为对立的两个阵营，迫于形势，不得不维持现状，这是一种武装和平。中国突厥斯坦的穆斯林不断被逼得越来越远。

复仇的时刻即将来临吗？近东、土耳其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问题被许多人认为是没有解决的，甚至可能是无法解决的，但这些问题再次出现，同样困扰着新旧世界的政治家们。土耳其正日益被包围。目前她仍然孤身一人。她能无限期地这样做吗？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目光。包括中国的，都在关注近东的事件。就在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广播里说，华北的回民正在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表达他们对伊朗和近东受压迫的弟兄们的同情，并呼吁采取行动，建立反对侵略者的统一战线，简言之，就是为了穆斯林世界的自由和自决而进行的圣战。类似的声音也从土耳其、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传来。在我与今天的穆斯林的讨论中，我发现即使是中亚的穆斯林也对当今世界的问题非常清醒。我学会了把他们当作敏锐的观察者，有着清晰、健全的判断力，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尊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我很厚待

官员们，公路上的野蛮人也相当体面。甘肃中部的一个小村庄是臭名昭著的强盗据点。强盗们一拿到它，就先把六十二名比较富裕的居民吊在火上严刑拷打，然后把他们全部屠杀了。有一次，当我慢慢地开车穿过这个村庄时，我意外地从一所

房子里传来了枪声。我不能像前几次那样继续向前跑，因为前面是一条深河床，没有桥，有三个土匪把守。所以我停了下来。我下了车，跑向枪声响起房子，推开了门。立刻有三把枪顶在我的胸口。我不想冒犯他们，就站着不动，请他们不要开枪。但是，不幸的是，枪栓咔嚓一声，准备发动致命的冲锋。这时，第四个强盗突然跳了出来，意识到我的生命危险迫在眉睫，他猛地推开三支枪，喊道：“这就是牧师，就是以前那个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救了我的命，我可以毫发无损地离开这个地方。不要伤害他！”我从未见过今天的穆斯林确实能表现出公平和礼貌，但当他们被神圣的热情和宗教狂热所激怒时，他们很容易变成疯狂的疯子。他们的本性和他们一千年前的祖先一样，都是中亚山区、平原和沙漠上的狂野、独立的儿子。他们祖先未被驯服的血液仍在他们的血管里跳动。如果奥马尔清真寺号召团结起来参加圣战的呼声被传递给从地中海到黄海、从土耳其斯坦到印度洋的数百万穆斯林，世界可能不得不面对一场规模巨大的穆斯林起义。在战争的道路上，两亿五千万火与剑先知的追随者很可能会产生深刻影响旧世界整个政治发展的变化。